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82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『浦味』难忘

站在青山渔村滁河大堤,远处老山,或浓或淡起伏着;眼前池水,蜿蜒如龙安卧着。岸边,挤挤闹闹荷叶间露出点点红意,池中,几只乌篷船散漫地荡在水面,空气中,散发着生生熟熟的草香,微风从身边掠过,似是荷叶送来几缕清香。这是属于浦口现代乡村的味道,也是都市后花园的味道,在随后文学之旅中一直陪伴着我们,我悄悄地称之为“浦味”。

应邀参加这次省作协文学采风活动,主题是“山乡巨变·文学赋能乡村振兴”。我开始有一丝疑虑,浦口是南京八个主城区之一,在这里能看到真正的乡村乡愁吗?当我站在青山渔村村口,立刻打消先前的疑虑,蓝天白云下一排排豆架瓜果,一簇人正挎篮弯背享受采摘乐趣。翩飞的水鸟掠过水面,忽又钻入云层,蛙鸣中夹杂时远时近的犬吠,这不是正是遥远记忆中的乡村图景吗?

因工作关系,我曾无数次在南来北往中凝望老山,却一直没有真正到山中体验的机会。行程表中见到老山公园列入观摩点,我在心中暗暗期待,借此完成一项夙愿。终于踏入老山公园,我们仿佛钻进一片童话世界,坐在观光车上,阳光从树冠中漏下几道金光,斜晃在人们身上,增加几分神秘色彩。山风迎面吹来,一种清爽的惬意,将炎热与嘈杂统统挡在森林的外面,只留下欢笑与清凉。

“这是天下第一鼓。”顺着解说员引导,我们看到一面硕大的鼓架在山坡上,一群游人正在那里排队击鼓,一波又一波鼓声,颤颤悠悠地顺着树梢传到山外去了。“前面是状元广场。”“为何叫状元广场?”我正纳闷,解说员补充说:“南宋词人张孝祥墓在左侧山坡上,张孝祥是安徽和县人,1154年高中状元,曾做建康留守,政绩在当地百姓口碑中代代相传。”原来如此。湿漉漉的空气中,似乎能嗅出“负离子”清新味道,人们都尽情地呼吸着,仿佛能增加无限的能量。

在浦口,我遇到最大的老乡是项羽。以往,我仅知道项羽败走乌江自刎于垓下,却不知他途中经浦口这一说。在浦口,有很多演绎项羽自垓下败走乌江过程中的历史传说。“瓢儿井、点将台、饮马池、胭脂井、霸王鞭……”解说员一口气数出20多处有关项羽的文化留存。

来到老山脚下的求雨山,在斑驳竹影下,我们参观林散之、萧娴、高二适和胡小石“金陵四老”文化馆。相对来说,我对“现代草圣”林散之情有独钟,一方面是林老在中国书坛的地位,另一方面是林散之先生与宿迁的渊源。宿迁项王故里英风阁内“英雄盖世”匾额就出自林散之先生之手,飘逸隽永,大家气象,与汉白玉项羽坐像相映生辉,成为霸王故里的特色景点。据说,宿迁方面寄给林散之的是“盖世英雄”,而林老寄回的却是“英雄盖世”。解释是:“盖世英雄”可以有許多,而“英雄盖世”只有一个。

真没想到,响堂村的解说员是俺邻村人。

妻子到南方看一位表妹,顺便去旅游。她乘坐的是绿皮火车,火车上,她拍了一张照片分享到家族群。一位民工模样的人直接躺在座椅底下休息,周围是或坐或站的乘客。妻子感叹地说:“你们看,还有人在座椅底下休息。”看到图片,我心里五味杂陈,不由想到自己的父亲。

小时候,每年冬末初春,父亲总要渡河到对岸的乡镇进树苗回来卖。一天,天擦亮,父亲就出了门。日薄西山,屋后边的马路却仍未响起父亲手扶拖拉机的声音。母亲烧好的饭菜温在锅里,我跑到村边上的公路望了七八次,却一点儿没有父亲的身影。

门前的老榆树逐渐变得模糊,从左右邻居家传来了欢声笑语,我知道电视连续剧开始播放了。母亲张罗我与弟弟先吃。母亲脸色严峻,我小心吃着饭,不让自己发出声音,一向调皮的弟弟也安分了许多。

天更黑了,星星微弱的光很远很远。母亲打着手电到村边的公路上去了,我和弟弟坐在堂屋里扯着耳朵听。不知过了多久,“咚咚”的拖拉机声由远而近,一道橘黄的光拐进院子,我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。

父亲缩在一堆树苗当中,他是弓着腰窝在座椅上开回来的。那天,苗木老板很热情,父亲见树苗好,就多挖了些。车厢里装了橘、桃、杏、柿等长度小些的树苗,车厢上又前面出头,两边加挑,后面延长的方式装上了香樟、白杨、水杉等长度大些的树苗,到最后,连父亲坐的

当参观浦口传统村落响堂村时,正值栀子花开,漫山遍野的花香弥漫整个山坡。响堂是老山脚下又一个特色村落,三面环山,一面抱水,因其境内曾有座“香积堂”旧址,故名响堂村。村头“山谷里的时光”十分醒目,似乎是唤醒这座沉睡的美丽村庄。

我们每人手捧一束栀子花,在淡淡香气中游走在山水间,一群外国友人与我们迎面而过,热情地挥手互致问候。一位精干的解说员娓娓道来,她口齿清晰,表情丰富,介绍着响堂村的过去与今天,一种满满的幸福感溢在脸上。“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响堂来。”人群中有人朗声化用白居易的诗句,引得众人热烈响应。解说员带头鼓掌,机灵地接住话头,她指着身旁栀子花田说:“看啊,春天被我们留在这里啦,我们响堂四季如春,特别适合休闲度假,常来响堂,事业兴旺!”虽值盛夏,我们的确有一种春天的感觉。人群中发出一阵赞叹与掌声,大家不住地夸奖解说员应变能力 and 家乡情怀。陪同的负责人自豪地说:“她呀,是我们响堂的媳妇,老家江苏宿迁,已经彻底融入响堂啦。”哦,原来是我地道老乡。

他乡遇乡音,别有一番情调。大家在响堂村栀咖啡小憩时,香气缭绕中,我们终于叙起乡情。原来,她叫孙娟,宿迁蔡集镇人,嫁过来近20年了。2005年,孙娟初次来到响堂村时,是从山下一步一步爬上来的,那时候生态虽好,但没有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。真正变化来自2020年,浦口区以“艺术重构乡村”为主题,正式开启“响堂计划”,响堂村走出了以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创新之路。现在,响堂村的文化旅游已经形成品牌,每年还会召开栀子花大会。热情开朗的孙娟,成为响塘村乡村旅游知名导游。提到爱人,孙娟一脸幸福。“他平时跑出租,六月份栀子花开时节,全家人都会帮忙采摘和包装,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呢。”最后,孙娟不忘给娘家说上两句,“宿迁变化也很大,几乎一年一个样,我每次回老家都需要导航,要不然真的找不到路了。”

三天浦口之旅,我们游历在老山周围,散步在滁河大堤,体验求雨山、响堂村及青山渔村等地特色文化旅游。感动我们的是乡村振兴背后的创业故事,有的留守创业,有的返乡创业,有的通过招商引资外地企业家到浦口创业。正是企业家的执着与努力,才造就了“乔林茶干、永宁青虾、老山蜂蜜……”等众多品牌。这些生态农产品统一的名字叫“浦食浦味”,是浦口区政府通过广泛社会征集评定的,文稿出自当地作家陈瑜之手。

“山乡巨变·文学赋能乡村振兴”采风活动一晃而过,关于“山乡巨变”的文学话题还将长久地谈论着。几天时间,大家对生态浦口已经产生新的认知。于我而言,万般不舍中,最难以忘怀的是那难以言说的“浦味”。正所谓:老山不老,“浦味”难忘。

位置都挤占了。苗木老板说:“老曹,您这行吗?”父亲拍拍胸脯:“没问题。”苗木老板跟着送了很远,发现父亲很稳重,最后才放心了。父亲错过了最后一班渡船,只好绕道几十公里过公路桥弯回来;车装过载了,又不敢走快,回家就晚了。

“你不要命了,勤跑一趟不就行了,干啥这样莽撞呢?”母亲打水给父亲洗脸,责怪父亲。父亲嘿嘿笑着,忙着解绳卸货,我们也帮忙。吃饭时,父亲吃着吃着,筷子掉在地上都忘了。他挤压在树下,窝在手扶座椅上的样子让我时常想起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,他没有孙悟空的神通,却有着孙悟空施展拳脚,让一家人过上好生活的信念。父亲生于上世纪50年代,修水库,筑大堤,什么苦都吃过,改革开放后,他为一家人的幸福谋生活,他再苦也觉得幸福。

我成家后,在外地工作,有一次,父亲从家带了很多土特产来看我。那时,还没有手机,联系不方便,父亲在傍晚敲开我家门的时候,我惊呆了。父亲扛着一个很大的蛇皮袋,里面装着家乡出产的花生,身上灰扑扑的。一问,才知道父亲没买到坐票,又怕花生丢失,就找了一角落,以地为椅,倚在花生袋旁休息,将身上弄脏了。那一刻,父亲只要能见到儿子,再累再苦,他也幸福。当然,我既感动,又愧疚。感动于父亲的爱,愧疚于父亲受了苦。

起身,准备行囊,我决定利用假期回家好好陪伴一下父亲。

称呼

日前去医院看病,刷单排号终于轮到我。诊室门牌显示接诊医生姓李,副主任医师。我递上挂号单,称呼其“李主任”。李主任捂着口罩,眼镜里的眸子贯注电脑屏幕,右手嘀嗒移点鼠标,没怎么瞧我,随口问道:“赵老,哪里不舒服?”一句“赵老”,把我愣住了,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。60岁那年,有人说我是老龄人我都不舒服,才退休几年,居然称我赵老,天哪,我有那么老吗?回到家,我特意照镜子,看到那个苍颜白发的人,越发不可思议。世道轮回真快,当年老父亲的称呼,没想到这么快落到自己头上。

说起称呼,想想还真有趣。小时候,奶奶唤我“龙伢头”,母亲唤我“龙小”,父亲唤我“培龙”,哥哥唤我“三小”,姐姐唤我“小三子”。村上多数人唤我“老三”,唯独小伙伴们奇怪地唤我“老赵”。其实,称呼具有“戏剧性”还是参加工作之后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军校毕业分到某部飞机修理厂,年长的同事还有各级领导唤我“小赵”,只有少数年轻同事唤我“机械师”。几年后,我当分队长,除领导还唤我“小赵”,绝大多数同事改了口。后来,我调师机关工作,新手进门,“小赵”的称呼又回到耳边。原先厂里同事遇到我多数改口“赵干事”,而先前的厂领导居然改口唤我“老赵”。再过几年,我调军区空军机关工作,这时的称呼则以“小赵、老赵、赵干事、赵领导”为主。

随着职务调整,称呼变得有趣起来。仅以同事A君为例,刚进机关他随口唤我“小赵”,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年纪比我轻,资历比我浅,连忙改口唤我“老赵”。突然有一天,领导宣布我负责科里工作,他立马改口唤我“赵科长”,后来他和我一样,升任某科科长,马上又开始唤我“老赵”。再后来,我当了副处长,他马上改口唤我“赵处长”。再过两年,他也当了副处长,有一天突然直唤我名“培龙”。我暗自好笑,心想,此君如果今后当了大领导,说不定又唤我“小赵”呢。对我而言,虽然称呼没那么重要,但A君这番操作,让我五味杂陈,长了见识,看出了世道人心。

后来我又担任了多个领导职务,从此人们对我的称呼五花八门。退休后,熟人见到我称呼什么的都有,当然唤得最多的还是“老赵”。而哥哥姐姐们仍唤我“三小”和“小三子”,回到苏北老家,乡亲们仍唤我“老三”。我觉得朴素的称呼怎么听怎么亲切。

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。虽然“赵老”与“老赵”只换了字序,但含义有了质的变化,想想不禁唏嘘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

周末清晨,我出差提前回到家,推开窗户,猛然发现,临走前还是满院的鲜花,现在一朵也不见了。

包括我最喜欢的红宝石月季,那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养活的。施肥浇水三年,今年终于挂了五朵红花,还没等我闲暇下来细细欣赏它的芳容,没想到已不翼而飞了。还有爱人最珍爱的芍药、婆婆精心饲养的兰花,都通通不见了。望着地上零落的花瓣,我既生气又心疼。

“咚,咚——”一阵捣蒜臼的声音从厨房传来。我蹑手蹑脚地循声前去。只见六岁的女儿正在厨房里使劲地捣着石臼,鼻子上沁出密密的汗珠。红的,粉的,紫的花瓣散落一地,石臼里汪着绿色的汁液。原来,“偷花贼”在这里啊。

我心底腾地升起一股怒火,刚要训斥女儿,却被踏进厨房的爱人阻止了。他蹲下来说:“你在做实验吗?”女儿头也顾不得抬,说:“我想给妈妈做护肤品,花儿这么漂亮,做出的护肤品一定能让妈妈变得美美的。”然后又补充一句:“爸爸,你一定不要和妈妈说,我要给她一个惊喜。”女儿以为我出差还没有回来呢,爱人挥手示意我先走开。

我轻手轻脚离开厨房,庆幸刚才没对女儿大发雷霆,伤害了一颗花儿一样柔软美好的心。我轻轻带上门,上班去了。

中午回到家,女儿扑到我的怀里,惊喜地说:“妈妈,你提前回家了。你闭上眼睛,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。”一会儿,一股清香萦绕在四周。那丝丝缕缕的香气透着甜,五脏六腑说不出的清爽。等我睁开眼睛看清女儿中的礼物时,血压腾地又升高了,一脸哭笑不得。女儿盛“花漾润肤膏”的瓶子正是我刚买不久的价格不菲的化妆品。里面珠白色的膏体已被褐绿色的混合液替代。爱人见我怒目圆睁要发作的前奏,在一旁猛打手势,提醒我要冷静、要冷静。这可是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钱买的护肤品啊。我深吸一口气,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,言不由衷地说:“哇,真棒!这是你送我的护肤品吗?”女儿开心说:“是的,这是我亲自做的百花牌护肤品。妈妈,我帮你涂一涂。”她用化妆棉蘸着花液。小心地涂在我的眉毛上,鼻子上,额头上……从爱人努力克制的笑容里可知,此刻我的脸一定花花绿绿,滑稽可笑。我一边忍着花汁的黏滑,一边夸着女儿:“这百花护肤品真不错,我感觉皮肤更光滑细腻了。”女儿眼里闪着兴奋的亮光。

突然,明白爱人为什么三番两次制止我对孩子发火。在孩子的眼中,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存在,它可以如童话般纯洁梦幻。童话里的孩子都是超人,她或他可以用超能力对待这个世界,给最爱的人一份超凡的爱。让我们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,保护孩子那颗晶莹透彻的童心。

□南京赵培龙

做个不扫兴的家长

□山东临沂张玉

□宿迁孟献国

父亲的座椅

□湖北钟祥曹明雄